

## 〈電話〉

### 蓮霧花

廳堂裡空無一人。三合院肚腹內的甬道一樣吹著涼涼的風，整個房子就任風在進出穿梭，盪得童年居住多年的老宅好像被風串起，在風中晃著盪著。

這個時候的宅子，應該是夏天才對，因為剛剛從屋外轉入大門時，烈日似乎就被拋在外頭的晒穀場上。是很酷熱的天，應該是夏天才對！可是，晒穀場上居然長起一叢叢的牛筋草，那是母親最痛惡的草啊……如今居然長在穀場上，無規律的四處蠻橫扎根。

還記得每回跟母親在菜園裡忙碌時，鋤頭切斷草根的聲音。草的強韌與鋤頭的利索交織在愛恨間，突被斫斷發出的「恨恨」聲音。

雖說我感覺是個夏天，但一切都怪。場子外沒有黃澄澄的稻子被曝曬，卻長了草。另外，三合院明明被竹林跟大樹包圍，卻一點蟬聲都沒有，靜得一點點聲息都顯得被過份放大。

穿進廚房走向熟悉的後院，井邊添了很多青苔，似乎前院的陽光在此並不被歡迎，井口的苔蘚已厚如綠氈，用手輕輕的掃過，有一股涼氣從井緣竄出。這口井對我而言再熟悉不過。當大腿與井邊差不多同高後，就被配任於下課後打起全家一天的用水，一筒筒的從井裡拉起，儲於屋內的水槽。

手滑動摸索的時候，眼光一邊猶疑尋找絆了尼龍線的水桶。

鋁筒遍尋不著，兩棵蓮霧樹依然舒坦的伸展枝桠，高過平房的樹身幾乎把整個後院籠罩，樹圍也很可觀。是蓮霧花的季節，白色的花瓣、花穗像雪一樣的紛飛，落在悠悠的井裡，也落在我綁了馬尾的頭上。沒錯！是夏天沒錯！

在我抬頭要窺探綠葉花隙間陽光的蹤跡以再次確認季節時，花瓣一次落盡，打在仰起的臉上。花穗細小如絲，尖端載著黃色花粉，弄得臉上一陣癢，不得不稍稍調整仰望的姿勢，盡力的吸著蓮霧的花香。

花雨落得那樣紛急，那幽微的味道更逃得無蹤，但，好像有種稚澀的青春氣味被我搜捕聚集，揉碎後散發。

這時母親無聲的出現在身旁，我想問她聞到蓮霧花的味道沒？

一轉頭，母親淒淒的眼神望著我，母親是年輕時的樣子。那我呢？我的樣子？我看見我的臉是童年的那張，跟照片裡紀錄的一樣，怯怯的抿著嘴。

我居然清楚看見自己的臉？低頭？或著根本用不著低頭，而是在另一處偷偷看

著自己？我穿著都市買來的粉紅色皮鞋，母親露在裙外的腿一樣清白修長，血管青青的幾條蔓爬其上……

花落盡後，陽光是否會露臉？在我抬頭時，樹上結了纍纍翠如瓷雕的青澀蓮霧，旋又轉為紅黑的成熟，我舉步更進踏在後院落一地的蓮霧上，還在拍打頭臉上的花穗，想不透怎麼蓮霧一下就成熟了。

然後，彷彿聽到身後母親含糊無力的說：「爸爸已經在蓮霧樹上，上吊死了……就在今天早上你去上學時。」

結了蝴蝶的雙腳，踏得蓮霧發出剝——剝的聲音，爆開未及被品嚐的純真汁液……我想回頭找母親，或聽得更真切一些，或著握起母親的手，習慣性的用指頭捏壓母親掌背的筋骨，像每晚要睡前那樣，然後我會睡去，像沒事坐在她身邊一樣，靜靜地聽她說話……

可是，身後的井邊，母親不在那裡，還是只有我雙腳用力踩著蓮霧剝——剝的聲音，一直放大。以及太多的蓮霧被踩爛後，汁液濺在皮鞋縫細，碰著腳板的涼。我還是用力的踩著，好像跟誰生氣一樣，聲音越來越大，幾乎蔓延了整個後院，蔓延了整個夏天，蔓延……一股雜在花香裡的血腥味。

歷經一陣緩慢而痛苦的夢醒過程，每次做了惡夢都是如此。

雖然意識已經漸漸清醒，卻全身無力好像還沈在夢裡一般，然後回想夢裡的情節，很用力的回想。一種固執的想要「清楚」的衝動，甚至想要繼續夢境。想知道那接下來呢？接下來如何？

夢裡分不清是氣憤還是焦躁的舉動，讓腳有點緊張僵硬。四月底的天氣已經開始夏天的蠢蠢躁動。從眼縫中看到微曦的晨光，這是一年多來第一次在東方的白色光束中醒來。睡在身旁的虎斑貓，仍然靜好得好似什麼事都沒有發生，一切如舊。望向房間一角的電話，會響起吧？

一陣潮熱的黏稠滑墜感發自體內流向股間，細細感受這種觸到體內的腥、紅。在平靜等待時，窗外一聲粗啞失水的嘎——嘎——打斷思緒，它是預告夏天的第一聲蟬鳴，它沒有友朋的伴奏，也沒有辣辣豔陽的加溫，就是孤伶伶的一聲宣告……隨即沈寂下去，讓聽見的人知道夏天來了。

起身。

貓兒也在動作中清醒，跳到房間的另一角，閒閒的看著我的一舉一動，順便半認真的梳理夜裡可能亂了的儀容。

## 朋友 J

J 從城市的西邊搬到東邊。

海風慣常的翻越幾個村莊後，在大度山拔高，在城市的西邊肆虐整個冬季，吹得人頭痛發暈。現在住在高樓的 J，或許還是較為習慣寒冷，或者高處可以隨時遠眺大度山的溫度。

J 在山上大學研究所唸書的最後半年，經歷一場與自己的相遇。這場相遇讓她實際上又在大度山多留了一年，才得以離開。

第一次上課的時候，J 抱著漫無目的的心情進了教室，實際上也根本不是真心要修這門功課。只是，寫論文的日子苦悶無趣，她一直想逃。所以找了跟自己研究毫不相關的科目旁聽。

除了唸大學時好不容易有正當理由倉皇逃離與母親陰鬱的家，這一次原本只是單純的課業，卻意外的讓她逃得更徹底。旁聽這門課，除了血液裡的死亡記憶在作祟外，或許就是爲了趕赴一場自我的「冒險」，進行一場自我的「死亡」儀式，正面衝撞自己以獲得重生。

老師在講桌後端端的坐著，J 因爲無心上課，反而好整以暇的注視著穿著白色襯衫的年輕男人，喉結在領口一上一下的滑動著。拿起茶杯的手，白皙得像制式想像裡的中國文人。J 估量老師的年紀，應該還未及四十。因爲他是新近教授，所以系上有關她的風聲並不多，只聽說他研究的領域很得重視，年紀輕輕系出名門，也待過國家級的研究單位。

J 在想這樣一個男人，在家會是怎樣的父親？他應該有孩子了吧？那師母呢？會是怎樣的女人。其實這不難猜測，中文系出身的男人多半是跟教員在一起，大概是個中學老師之類，系上就有很多這樣的組合。而 J 也對事實無甚興趣，只是礙於沒法專心聽課，就索性放任想像去東拉西扯。

把故事越編越豐富。

並且視線不斷的回歸現實，找尋下一個情節的蛛絲馬跡。或許這樣的舉動在老師眼裡，也察覺不出異狀，整整兩節課 J 就這樣在自己飄飄盪盪的思緒中度過。

漸漸的 J 在課堂上出現，已經不是爲了逃避論文的壓力，而是希望讓自己的故事可以編寫得更精彩，甚至只是爲了看到他。

在上了幾堂課後，J 開始反覆做同樣的夢。關於童年時夏天的夢。每次在夢中沈溺著醒來，她就會越發得想見到他。

一次又在那個夢中醒來，重複多時，情節大多相似的夢。J 有點忿忿的下了床鋪，心情整個都籠罩在燠熱詭異的夢境裡。隨意的換裝準備出門走走，想讓自己清醒一些。

已經近午的校園，還未到下課時間，所以更加顯得冷清，因為一會下課的學生忙著往各處吃飯的熱鬧會吞噬校園。J 漫無目的的走，只是爲了驅散最近一再出現的夢境。已經很久，J 不再去想這件事情。想她過世的父親……現在她也不準備想。

一路由風帶著晃在校園的相思樹間，無意識的拉拉衣領，已經春天的氣候 J 卻覺得還是有點冷，「是四月了吧！」J 覺得這天氣其妙莫名，小聲囁嚅的抗議她無可反抗的天氣。

J 在教員宿舍大門口停了下來。

這裡刻意植了一排樹，不像那滿校園可見的相思樹，叢草間隨隨便便的就長了滿山遍野。正在望著，羽狀的葉子高高的被擎在枝頭，樹枝還不算太粗壯，可能是新植不久的樹。在依然春寒的陽光裡，藍紫色的花輕如一隻隻粉蝶旋於枝梢，優雅的聚集成一串串完美的弧線。可惜樹齡不大，樹冠不夠開展，花也零零碎碎的串在那。

原本就不喜歡紫色，所以眼裡花的婀娜也減退許多，況且 J 還鬱在莫名的夢裡。正要回頭，J 看見老師從那頭快要走近，才訝異起自己怎麼會來到這裡。而現在已經下課許久了吧！

J 並不快步走開或閃避，等著老師走近。以爲老師會從身邊從容走過，頂多打聲招呼，如果他認得出的話。多半是認不出來吧！才上幾週的課？J 這樣想著，反而輕鬆自在的看著老師走來。

意外的，老師先主動地與 J 打了招呼。「這是藍花楹。你在奇怪鳳凰木怎麼春天開花？而且還是紫花嗎？」J 笑了笑，不知如何回答，根本沒有頻率相符的念頭可以答應。

然後，J 接受老師的提議跟著進了宿舍。

在老師準備午餐的時候，J 信步走進老師的書房。雖然是教員宿舍，也擁有兩房兩廳的格局。房間位在宿舍的三樓，從大片的落地窗望出去，房子好像漂浮在

樹海當中。書房裡，櫃子個個都頂天而立，滿滿的三面都鑲上了書櫃，好像要把空間盡情的利用一番。面對窗戶的書桌，雜亂的堆滿書籍跟影印的資料，連桌旁的地板也都散落著一落落大小開數不一的書本。J正納悶師母大概好脾氣，否則怎麼受得了這樣充滿個性的書房。書桌上一張照片攫過J的視線。是老師、師母跟一個嬰兒的合照。相框有點舊，看得出經歷幾次搬家，這個孩子應該蠻大了吧！看不出是男是女？

「吃飯囉！」J從老師的叫聲中回神。

「沒有什麼菜，就是炒飯跟師母昨晚燉的湯。你還可以將就吧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論文怎麼樣了？壓力很大吧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都是這樣的……」

已經記不得老師接下去說了什麼，J只是安安靜靜的聽著老師說話，大概是鼓勵的話居多吧！J偶而也出聲回應。老師也分享自己的經驗，大概也是出於激勵。一餐飯就這樣過去。

學期末，J又跟班上同學去了一次老師的宿舍，這一次師母掌廚，也是J第一次見到師母的模樣。白白淨淨的女人，身材保持得很好。臉上勻了一層淡淡的粉，不搶拍也不刻意雕琢的敷在臉上，五官都很調和，總之就是和諧得會讓人不輕易記得，也不用特意忘記的那種，用J的標準來說應該算是美麗的。只是顯得過份安靜一些。在廚房裡忙了一陣也不會怎樣被油煙打亂步驟，一道道的燒出待客的菜餚。那天晚上，J感到老師異常的興奮，喝了一點酒，臉上慢慢也顯出潮紅。老師談到自己年輕時候的往事，同學也入戲的答腔發問。

「老師、師母，怎麼沒有看到你們的小孩？」一個學妹好奇的發問。

老師沒回過神，還在方才的快樂當中，可是眼神裡慢慢透出的憂鬱顏色，有點減去適才的歡暢。這一切J都看在眼裡。因為她坐在最偏遠的一角，已經靠近書房門口了。

「沒打算生。」老師這樣回答。

J聽得出話裡含著憂傷，因為她天生對情感的敏銳，及書房那幀照片。故意瞥過頭，望望書房，還是與先前一樣。但是當她再次看向大家時，觸著老師的眼神。那一刻，J彷彿看到當年弟弟夭折後，每日掛在父親眼神上的喪布。慘白無神。她再次迴避，看見師母走進廚房的背影，脫鞋打得地板微微地叭叭作響。然後人就沒在廚房的門後，許久……不會出來。

就是那晚，J回到家後一直試圖想起小弟弟的臉。可是那時候她太小，弟弟則還是個剛開始學走的嬰兒。她怎樣也想不起。

只記得那天在父親的朋友家，弟弟快速的在地板上爬行，彷彿這已經是他再熟練不過的伎倆，大家也都覺得不再新奇，撇過頭沒看他。他飛快的爬著，追著一顆球，發出咯咯像笑得聲音。J還在跟紙娃娃獨自奮戰，要脫下她的衣服換上自己滿意的那一件。

長長的煞車聲跟弟弟倒在血泊裡微笑得很勉強的嘴角終結了遊戲，我與弟弟的。也終結了我的童年。

接下來的一團慌亂，有哭聲、人潮聚集的聲音、隱隱議論的聲音……刺耳的救護車開至，又閃著嘩嘩的轉著紅燈跟弟弟剛剛一樣飛快的消逝……

突然間，被J自己壓抑，或被母親壓抑的記憶轟然砸向現實。J以為自己已經徹底排除的東西，讓她哭了整晚。

然後，在J的日記裡，我看到她紀錄鉅細靡遺的一次次到老師宿舍的情況，甚至包括對話都一一筆錄。

從那天起，J在老師的宿舍裡回憶父親，跟他說自己的父親，以及那個記憶模糊的弟弟。還有她當時弄不明白為什麼從那以後，父親就不再說故事伴著她入睡的受傷。甚至懷疑起父親是否真有過那樣慈愛的舉動。

而這個父親與她的父親形象慢慢交疊一處。

只是這個父親暗暗藏著悲傷，閃躲自己也不願意輕易挖掘的過去，表現出成功應對上天玩笑的堅毅。

那時J悲弱的父親，已經無法出門，整天坐在客廳的椅子上發呆，電視開著，瘋瘋癲癲的上演戲劇性的悲喜。下課後的J，走在家的路上，都想著今天要怎樣繞過父親空洞的眼神，才不會被那暗黑的深邃給吸了進去，然後……再也出不來了。像弟弟一樣消失。或著，她假裝愜意的引導思緒，「今天爸爸應該會微笑的在路上迎接……手上大概會拿著我說過喜歡自己也忘記的東西。」

而，最後J還是得繞過他。回到房間，摸索著父親跟她相處的片段、說過的話，極力的搜捕記憶，就怕遺漏……

在老師的面前，J自然的就被過去籠罩。她曾經抗拒被父親的眼神吸引，也不

想瞭解失焦背後的情感，就怕撲空。而在類似的眼神下，那些陳年的舊事被一一翻攪，雖然，每次都讓她自己痛不欲生。對她來說，那樣的人生震盪，顯得超過負荷。只是，眼前慈愛的眼神好像在彌補什麼？

「有時，師母也在。」J在日記裡這樣寫著。

下面就會是空白的一頁。

偶爾，J記著與老師一同外出的情景。慢慢的日記的內容已經脫離了常軌。從他們走出宿舍大門開始。

那天的日記開頭寫著「原本，我們要到靈骨塔看老師的孩子。是個女孩。」但J那天沒有看到女孩在另一張照片上已經稍稍成長的笑容。

他們回了J的宿舍……

接下來往往返返，J去老師家，老師也常出現在J的住處。

J戀上了失去女兒的父親。

接下來的日記，私密快速的紀錄著一場尋常男女的愛戀。就像任何一個男人與女人。那個他，也在日記裡有了親暱的外號。佔據滿滿的篇幅。

最後一篇，應該說故事最後終結的那篇。

J記著從宿舍回來的那晚，她奔跑在藍花楹與相思樹林間，校園外馬路上的欖仁樹葉在風的吹動下啪啪地響，偶有幾片紅葉落下，格外鮮明。J的淚水似乎與擊打在夜色中的步伐同步，不斷的下墜。接著是亂亂糟糟無法辨識的語意，但至少可以猜測她的難過。

往後的幾篇，都無法成篇，越來越難以閱讀……這是病中的J。

那晚，J看著月亮好大好圓。輕輕的風吹得人發暈。後來J聞到空氣裡一陣花香，很濃、很烈的味道。是那味道讓她覺得心神不寧。就像是小時候院子裡的，只是濃得多，好像有億萬株花苞同時蹦裂，像仇恨花期短暫一般極力發出的氣味。她想去問問他，是否也聞到那將化為屍身的回眸？

她猜想他在學校的研究室中挑燈苦讀，正在寫一篇論文。於是走到系上的迴廊，他的研究室門口。裡頭燈是暗的……J 不死心敲敲門，卻驚動了隔壁另一位挑燈的女老師，J 歉意的微笑。那位女老師的眼神有點疑惑。「你要找誰？同學。」J 搖搖頭，默默走開。「同學你要找誰？」那位女老師還在喊。迴廊裡只有 J 一個人離開的影子被拖得長長的。

然後 J 走到宿舍，慣常的上了三樓，可是，她怎麼也認不出那道可以辨識的門。宿舍是環形，她走了幾圈，腳步聲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一一開門窺看……

J 不死心，她只想知道那花的名字，而她想他會知道的。

她沒有被告知那花的名字，就離開了。因為，被花香烈得煩透的 J，走到一樓打了電話上樓。想這樣問他。那花的香味更濃烈了。

那晚撥去的電話號碼並沒有人接。事實上是顯示了空號。J 聽到那頭制式化的女聲奪門似的衝她的耳門吼，她開始奔跑，公用電話的話筒還盪在花香馥郁的風中，滑著十五的月光的清輝……J 的腦袋旋也似的轉了起來……空空的聲音轉得她一陣欲嘔……又有幾億朵花正在爆裂，讓她噁心得想吐。

## 我的袍子

我和 J 循著樓梯走進醫院的地下層，這是間中部頗負盛名的教學醫院。樓梯卻有一種潮灰的感覺，隨時有水準備凝結在地板上。就像小時候家裡吹南風的天氣。開了燈還是有點森森然，左右通貫的走道已經有些看診的人或站或坐。右邊走廊盡頭的精神科候診區，疏疏落落的坐了幾個病人。

大概時間還早。只是對照旁邊診間的腎臟科、肝膽腸胃科顯得淒涼許多。

和 J 在走廊盡頭落座。刻意低頭不敢望向身邊的人。

診號跳得很慢，紅色的燈有時好像被遺忘了就一直停在那裡，診間的門快要被看穿，也不見開得較頻繁些。身邊的人越來越多。

左邊一個女子，長得稚氣的臉，身材卻有點壯碩，與她擁有的表情不配。眼神空空的，好像你敲它一敲會發出聲音來，或像抽乾墨汁後的眼睛——《Memoirs of a Geisha》裡小百合如此形容母親的眼睛，她也同樣擁有一雙灰色的眼，那成爲小百合之所以是小百合的全部理由。可是，這個女孩被洩掉的是全身的精力，這個秘密從眼睛透露出來。

她的眼睛轉動得很慢，然後往往不知道落在哪裡，就凝住了。陪她的父親，則穿著儉樸，不像是城市裡的人，而且看起來生活不是太好過。總是站離女兒三、

五步，讓人懷疑那是她的父親嗎？還是先生？他的眼神完全兩樣，炯炯的像要灼燒什麼，但是苦無目標。

和J無意識晃起腳。

噉……噉……一個全身被束衣綁住的男孩，被輪椅推著佔據走廊的末端。那聲音叫得我發自骨頭的寒，他歪斜著頭，繼續的發出恍似獸類被囚的無力哀鳴……那女孩居然把焦距定定的扎在他身上。

20 多歲的張愛玲於上海愛丁頓公寓夜讀，無意間聽到軍營裡的喇叭吹起熟悉的調子。「又吹喇叭，姑姑可聽見？」姑姑說：「沒留心。」

張愛玲轉筆說她極怕每晚的喇叭聲，怕只有自己聽得見。甚或者「我疑心根本沒有什麼喇叭，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。」而，她後來聽到公寓外有人以口哨吹著喇叭的調子，方從淒涼恐懼的情緒轉為喜悅、同情。

張愛玲筆下爬買虱子的一襲華美，總有點淒涼，淒涼得讓人神經緊繃、想發狂。軍營送出的喇叭聲也是，只是漸漸遠了。

現在的人，虱子是沒見過了，喇叭聲也難得聽幾回。而人生的戲碼卻一再重演。關於獨語的那一齣則時時刻刻準備好播放。

我現在知道那晚的氣味其實是黑板樹開花的味道，城市的東邊也一樣植了許多作為路樹。

它的香味，可能與那上海三〇年代末的喇叭聲一樣，絕少有人聽見，那晚的花香也只我一個人聞到。

那樣簡單的一顆心……只是渴望有機會被自己傾聽。

跟夢境一樣的花香。蓮霧花的味道很難描述，就像淡了千百倍的黑板樹花，即便淡了萬倍，還要更淡，也只有我一個人聞到。兩者帶著微微血腥氣息的類似性……

夢裡是母親告訴我父親的死訊。

現實中，確定是夏天了。我晃到午後的井邊，手還在井緣搜尋，心理納悶父親怎麼不在？今天的蓮霧花好像濃了些？是否就要結果？餘光看到較遠的第二棵蓮霧樹盪著一個人影。然後，嗷——嗷的聲音從體內流竄，卻喊不出……

那本從城市西邊吹過一年多海風的日記，斜斜的擺在書架上，後來我才慢慢讀它，在服藥之後的夜裡，我要試著接近那時我的心靈。

房子一角的電話會響起吧！

西邊房間裡的電話沈寂了很久我都不知道。但是，紀錄裡卻撥出一通通又急又切的電話號碼，只是那是無法被辨識的號碼，永遠也不會接通。跟黑板樹的花瀟漫在月光下的那夜一樣。

走到電話邊。再確認一下，貓咪有沒有把電話線扯掉。

或許你覺得電話煩人，可以打破你鎮日修持的清心。假如你在戶外，自己或身邊的人此起彼落手機響起窈媚響蕩的鈴聲，也讓人的心盪個不停，安坐不住。或者，你認為電話不過揭發播送關於他人的瘡瘡孔孔……

但對我而言，它是我與J和解的開始，與母親重新溝通的原點。

我還是會穿著那襲袍子。它曾經被我禁在記憶的底層，直到J的出現，企圖喊出聲來，蓮霧花開的童年……

從城市的西邊遷到城市的東邊，離太陽近了點，也離開始近了點。我推開頂樓的窗，讓陽光進來，也讓蟬聲的夏天落進來。